

别样荷塘

吕延梅(太白湖新区)

单位里有一池塘，塘中种荷。时间赋予荷以无限生机。

春日，新荷蜷缩着，一尖戳出清明。迅速伸展，华盖般拥抱天地。阳光洒在稚嫩的脸上，风抚摸着滑腻的肌肤。满湖的叶子，起初铺在水面，小而弱。风来，偶尔娇羞地微微抬一下脸。攥紧的花苞，一瓣瓣绽开娇艳。粉嘟嘟的，少女的羞赧在腮边。

感觉只是几天不见的样子，它们迅猛地长起来。亭亭静立，风姿绰约。荷花如剑，刺向天空，绽开红晕的大朵。水面清圆，荷叶荡漾；荷花，或粉或白，美得不可一世。阔达，新鲜，绿盈盈。等雨来，万千珠子拥在叶怀，东倒西歪一起晃。

莲蓬凸起小莲子，脑袋在叶与花间轻摇。莲子清如许。莲子，怜子，谐音。小而玲珑，清脆爽口。远方的她，宛如荷花仙子，翩然于心湖。

荷包，荷花，莲蓬，一条时间线穿起。萌发，出水，生长，绽开，飘零，把莲子捧在心里，老去。生命的足迹，匆匆，美丽从容而安然。

夏日的荷塘，叶子是世界的王。铺开的叶子，你枕着我我偎着你，遮住湖水。婷婷的花苞，雾气笼着，阳光拥着，清风拂着，一颗心被融化，绽开花瓣，捧出金黄的蕊与碧玉莲蓬。

时间见证了爱，花瓣的娇嫩褪去，忽而累了，不留意一瞌睡，啪一声，花瓣落下去。荷叶上，那一片洁白，是一枚月牙，在风里轻漾。

秋风劲吹时，荷叶披上金黄铠甲，做最后坚持。叶子愈见苍老，弯了颈，水腐蚀了叶面，筋骨裸露。枯骸慵懒浮在水面。水泡久了，纤维消融，剩下一帧线条画，勾勒生命的筋骨。

洗尽铅华，逝去所有，荷叶在天地间等着。它们是繁华的收尾，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残败，萧索，也一样蕴含美的力量。坦然地接受衰亡，是对生命的彻悟。

冬日的荷塘，是一幅壮阔的水墨画。天光云影里，荷叶的断茎，以几何线条信笔涂鸦，角与角，弧与弧，水与天，浑然一体。炭质的莲蓬，聚集水边。曾经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”的荷花，恍如昨梦。如今莲蓬随波，森然的眼睛，长久凝视清冷的世界。孕育的莲子，已沉入幽暗淤泥，那是日月精华凝结的希望，即使千年，也能绽出新芽。

热烈的爱，轰轰烈烈地活。骄阳下，碧波中，寒风里，完成生命的涅槃。美好，奔放，不羁，这就是荷的一生。

从夏天开始

付天伟(任城)

2023年的盛夏，我与他初次相逢。

遇见他之前，我时常感觉自己踏入了一座浩瀚无垠、又潜藏未知危险的森林。我踟蹰不前，唯恐行差踏错，坠入深渊。

他的出现，宛如一束光，骤然照亮了我的世界。自遇见他，我开始积极向上，奋力前行。他一个如阳光般和暖的微笑，便能映照出我一天彩虹似的心情。因为他，我迈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欣喜。那时我相信，只要他在，我的心中便充盈着力量，足以披荆斩棘，寻得那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
纵使心中曾无数次描摹过爱情的画卷，命运的笔触却自有其方向。我渐渐发现，他馈赠予我的，始终是澄澈如溪的朋友般的暖意。

在失落与不甘交织的漩涡中沉浮良久，终有一刻，我终究选择了放手。未曾料到，放下非但未引向枯槁的“内耗”，竟似一场酣畅的夏雨，洗尽尘埃，让我更深刻地拥抱了自己。心田深处，一簇夏花破土而出——它迎着最炽烈的骄阳，花瓣如火焰般翻卷，每一寸绽放都燃烧着对未来的灼灼热望。

是的。一个对自己怀有希望的人，便如同那漫天的星辰，永不孤独。愿我能恒久守护这份对自我的热爱，奔赴下一场山海。

村头小河

郭宗刘(汶上)

前些日子接连下了几场大雨，村东头那条时常干涸的小河，终于又丰盈起来。河水潺潺，两岸杨柳依依，绿意盎然。

某个夏日的黄昏，我漫步河边。

红蜻蜓拖着火焰般的尾巴，在河面上迂回低飞。它时而轻点水面，画出一个涟漪的圈，仿佛与夏日的宁静打声招呼。那圈圈水纹，如同河水绽开的笑靥，无声地漾开，又悄然隐去。不多时，燕子与其他鸟儿飞来嬉戏，啄破水面的寂静，河水便又荡漾起甜甜的笑意。

小河内外，大自然的演奏家们忙得厉害：青蛙齐齐鼓噪，金蝉阵阵高鸣，树蟋频频浅唱，草螽痴痴低和。更有杜鹃、画眉、喜鹊婉转的啁啾穿插其间，将夏日的酷热喧嚣得惊天动地。

牵牛花、田旋花开得娇艳无限。月见草随着暮色降临，悄然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粉的、黄的花朵竞相吐露芬芳。紫花地丁密密丛丛，灿若繁星，淡蓝色的花瓣梦幻而柔和。婆婆纳则隐在蕨草间，绽放着不起眼的小花。芦苇随风飘逸，摇曳着修长的茎秆和羽状的穗子，仿佛在挥动夏日赋予小河的生命力。

儿时常泊在岸边的那艘小木船，早已划过岁月的长河，不见踪影。但在河水泛涨的日子里，它的影子总会悄然浮上心头。那座古老的石桥，也早已随时代换了新颜，桥栏杆上悬挂着警示牌和救生圈，远远望去，小河宛如披戴了凤冠霞帔，平添几分庄重与靓丽。

我伫立小桥之上，任凉风拂面，感受着小河带来的清润，心绪也随之舒展开来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见儿时的自己，与伙伴们在河中嬉闹的身影——从古老的石桥上一个接一个纵身跃下，激起的浪花此起彼伏，晶莹四溅。

心有千千结

阿贞(兖州)

有人向往都市的繁华，有人艳羡大城的喧嚣，而我，独对生养我的兖州情有独钟，偏爱那份深藏的古朴与宁静。

万物复苏时节，踏青的佳处，莫过于古老的金口坝与年轻的龙湖湿地。泗水汤汤，似在诉说沧桑往事，又似向游人低语它的前世今生。

多情的大坝，引来无数追梦者流连——或游赏，或写生，或垂钓。放眼望去，河上三桥如长虹卧波，与泗河交织成一个大大的“丰”字。对岸炊烟袅袅，为河流平添几分人间烟火与亲切暖意。

青莲公园绿树成荫，万紫千红。池塘里，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荷花朵绽放。耐不住暑热的小姑娘蹲在池畔，纤手撩水，“琼珠碎却圆”，俨然一幅灵动的水墨小品。暮色四合，月挂柳梢。漫步林荫小径，体味“浮云连海岱，平野入青徐”的意境，试图走近诗圣的内心世界。遥想双曜相会之壮阔，那自诗行间迸发的奇景与家国情怀，令人心潮难平。

滋山，以其今日的高度，或难称其为“山”了。但它依旧默然矗立于颜子故里之南。它有过辉煌的往昔，如今铅华尽洗，与世无争，在寂寞中生存，以无言昭示着自身的宽厚与深沉。或许它承载了太多岁月的磨难，历经了难以想象的艰辛，捱过了不堪回首的漫长时光。穿透历史的尘烟，我咀嚼着它的酸涩，喟叹它的无奈，更深深体味着它于寂寞中坚守的伟大。

人生如蒋捷所吟《听雨》，贵在懂得取舍，学会扬弃。南国烟雨濛濛，清丽婉约，易引人缠绵悱恻，心生幽绪；北国雄浑壮阔，奔腾豪放，却常令我顿生置身关外的苍凉孤寂。而徜徉于兖州小城的怀抱，吮吸着它的气息，只觉无比清新甘醇。这片沃土是灵魂的归依，身在其中，自会生出异于他乡的、千丝万缕的牵绊……

记忆中的夏晚霞

王紫睿(任城)

每当夕阳西沉，月亮初升，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，仿佛自己穿越回那年夏季放学归家的时刻。

那年的夏天，每次放学回到家，扔下书包后，我都会哼唱着歌谣奔向父亲的鱼塘。漫天晚霞，绚烂如锦，引得无数目光流连。就在那片霞光温柔地笼罩下，我提起小小的水桶，为父亲亲手栽下的茄苗与辣椒浇水。那一年，我总是不遗余力，一日两次地为这些新生命送去甘霖，保持土壤湿润，好让它们抵御次日骄阳的炙烤。虽然身体疲惫，我的心却被喜悦填满。看着父母辛勤劳作的背影，能分担一二，便让我感到无比欣慰。

那一年，鱼塘边的晚霞，那水桶、那茄苗、那轮将沉的夕阳，共同定格为我心中至美的画面。岁月流转，光阴荏苒，每当忆起那段难忘的时光，或是在落日熔金中驻足，我总禁不住心潮起伏。纵使见过万千风景，那个夏日的晚霞，却始终深深震撼着我，烙印在心田。

那段记忆，始终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。

骄阳下的丝瓜秧

刘静(任城)

这几日，骄阳似火，天地仿佛熔炉。树梢间，知了的嘶鸣带着一种被烤焦的沙哑，一声紧似一声。循声抬眼望去，枝叶间不见那聒噪的小虫，倒是一株丝瓜秧，悄然攀附着树干，将绿意蜿蜒向上。

骄阳之下，巴掌大的丝瓜叶边缘已微微蜷缩，显露出几分蔫态。指尖轻触，叶面粗糙涩手。有趣的是，秧梢顶端几根细嫩的卷须，在头顶油亮树叶筛下的碎金里，依旧执拗地伸展、试探，一副孜孜不倦向上攀缘的模样。

目光顺着藤蔓游走。越往高处，茎蔓越发粗壮切实，托举的叶片也越见阔大丰润。那新生的嫩叶，绿得纯粹，光洁饱满，不见一丝杂痕，饱吸着阳光雨露的恩泽。

视线回落，最底下的老茎，仍维系着初始的纤细。附着其上的老叶，早已褪尽了鲜亮。叶面上爬满不规则的白痕，深深浅浅，如同岁月蚀刻的印记，又或是某场无声战斗后遗留的勋章。更有两片已然枯黄，边缘卷曲，行将凋零。几只蚂蚁在茎叶间穿梭逡巡，小小的身躯在浓淡不一的绿意里时隐时现，像勤勉的勘探者，在这蓬勃与衰微交织的生命图景中，耐心丈量。

大暑·七古十六韵

周龙华(邹城)

溽暑时节盛炎炽，热浪狂卷三千里。
山石龟裂尘飞扬，河枯水浅露壑脊。
蝉聒乱噪扰午梦，蛙鸣四野惊鹭起。
八方空旷藏幽静，草窠杂树避蚊蚁。
路途难得车马稀，万兽寻荫鸟绝迹。
商铺居舍空调紧，街头苦贩汗蒸衣。
老叟薄衫播蕉扇，孩童户外少嬉戏。
年青不顾目头熟，孟子湖畔长夜里。
直播抖舞着鲜衣，对酒当歌慕天席。
云滚西南风作妖，炸雷连珠闪电劈。
峰山戴帽狗吃草，大雨时常花落地。
早市灯火鱼上鲜，西苇闸开防漫堤。
移舟采莲荷深处，清香拂面杨柳依。
植被疯旺正当时，叶浓枝茂连天碧。
瓜果硕丰邀儒客，朱楼微醺月上西。
谁言落叶知三秋，却道伏暑亦有期。